

從比較閩語的觀點論來母讀 S- 的現象： *hl- 複聲母的擬測

吳瑞文

中央研究院

提要

本文從比較閩語的觀點探討來母讀 S- 的現象。根據前人的研究，來母讀 S- 的現象集中地出現在閩北、閩中兩地的方言。本文的操作方式是先根據目前的語料區分來母讀 S- 的類型，並觀察來母 S- 聲字與其他聲母的關係，然後根據嚴格的比較方法重建來母 S- 聲字的早期形式及其演變到各次方言的歷史演變過程。本文的研究顯示，閩語方言來母 S- 聲字的類型可以分為全部不顎化的建陽型、全部顎化的將樂型及局部顎化的永安型。將樂型及永安型為閩語來母 S- 聲字的早期形式提供關鍵性的證據，我們可以根據這兩型重建出共同閩語 *hl- 的複輔音聲母。

關鍵詞

閩語，來母，複輔音，比較方法，歷史語言學

1. 前言

1.1. 現象

在閩方言中，有將中古來母的同源詞讀為不顎化的清擦音 s- 或顎化的清擦音 ʃ- 的語音現象。對這個現象，梅祖麟與羅杰瑞（1971/1998）提出了 17 個來母同源詞證據，是目前所見學界最早對這個現象提出系統性觀察與理論性解釋的論文。接著，對閩語來母讀 S 聲母這一特殊演變描述最為完備，且提出最多同源詞證據的則是之後李如龍（1996/1983）的論文。

漢語研究的新貌：方言、語法與文獻，2016，247-260

©2016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New Horizon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Dialectology, Grammar, and Philology, 2016, 247-260

©2016 by T.T. Ng Chinese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根據李如龍（1996）的觀察，就地理分布而言，有這類現象的方言包括：建甌、建陽、崇安（今武夷山）、政和、松溪、浦城、邵武、光澤、泰寧、將樂、順昌、永安、三明、明溪、沙縣共 16 個縣市，這些城市多位居福建西北地區。

再者，從同源詞的角度來看，李如龍（1996）指出讀為上述閩北方言中清擦音的中古來母同源詞共有 31 個，底下根據中古的音韻等第將他們分類：

中古等第	同源詞例
一等	籬、螺、轔 ¹ 、露、蘆、雷、類、瀨、瀨、捺 ² 、老、剝 ³ 、籃、藍、卵、郎、寔 ⁴ 、聾、籠
三等	李、狸、力、裏、劉、留、六、連、健 ⁵ 、鱗、笠、兩

李如龍同時指出，31 個來母同源詞在各閩西北方言中保留的數量也不一致。

1.2. 前人的解釋

來母讀為 s- 或 ʃ- 的語音現象，大家都普遍承認無法從中古切韻的框架得到合理的解釋。目前學者對於閩北方言來母同源詞之所以讀為 s- 或 ʃ- 的解釋，可以歸納為兩種：⁶

1. 存古現象：將之視為早期某種漢語語音形式的反映，例如梅祖麟、羅杰瑞（1998）、李如龍（1996）、楊劍橋（1998）、秋谷裕幸（2011）。
2. 後起演變：另一類則是將之視為一種後起的語音演變，例如張光宇（1990/1989）、王福堂（1999）、丁啟陣（2002）。

1.3. 本文的觀點與方法

本文從方言比較的觀點，重新檢視閩北及閩中方言的材料，並嘗試根據既有的語音形式重建來母 S- 聲字早期的面貌。本文將這批字統稱為來母 S- 聲字，請注意這裡使用的是大寫 S-，主要著眼於中古來母的同源詞或者讀為不顎化的清

¹ 《廣韻》：手指文也，落戈切。

² 《集韻》：取物也，郎到切。

³ 《廣韻》：郎括切，削剝也。

⁴ 《廣韻》：盧黨切，康寔，空虛。

⁵ 《集韻》：連彥切，雞未成。

⁶ 平田昌司（1988）、秋谷裕幸（2008）、秋谷裕幸（2011）、沈瑞清（2011 會議論文）等都有非常詳細的研究回顧，可以參看。

擦音 s-，或者讀為顎化的清擦音 ʃ-。簡言之，本文的 S- 含括以上兩類不同發音部位的讀音。秋谷裕幸（2011: 116）相當正確地指出，以往來母 S 聲的研究偏重於 [s-] 而忽略了 [ʃ-]，並以“古來母讀為 [s-]”的前提上展開長達 40 年的討論，這個前提不合乎語言事實。

過去探討這個問題的學者（如 Norman），有些也同時考慮到聲調的表現，從而認為來母 S- 聲字與清邊音存在若干聯繫。不過就同源詞比較的角度來看，來母 S- 聲字在閩北方言聲調固然相當分歧，但在閩中方言（永安、三明、沙縣等）則基本上是相當規則的讀為陽調。而且若納入閩東、閩南方言讀為 l- 的同源詞來看，這些來母字絕大多數也都讀為陽調。基於以上的現象，本文將聲母與聲調分別看待。

本文用來分析的語料包括建陽、將樂與永安。其中建陽、將樂都根據李如龍（2001）的方言志彙編，永安根據周長楫、林寶卿（1992）。

2. 閩北建陽方言的表現

閩語來母 S- 聲字的第一種類型，是將之讀為不顎化的清擦音 s-。從聲母的整體格局來看，這類方言基本上都不存在 s-（不顎化清擦音）與 ʃ-（顎化清擦音）的輔音對立。底下列出建陽方言所有的同源詞例：⁷

表 1 建陽方言的來母 S- 聲字同源詞表

同源詞	蘿	螺	腦指紋	李	狸	蘆
讀音	sue9	sui9	sui9	se6	se9	so9
同源詞	露	雷	瀨	老	留	劉
讀音	so6	sui9	sue6	səu5	səu2	səu2
同源詞	籃	笠	連姓	卵	健雞未成	鱗
讀音	saiŋ9	se8	sueiŋ9	suŋ6	suŋ6	saiŋ9
同源詞	力	郎	兩	犛	六	
讀音	se8	soŋ9	soŋ5	soŋ9	so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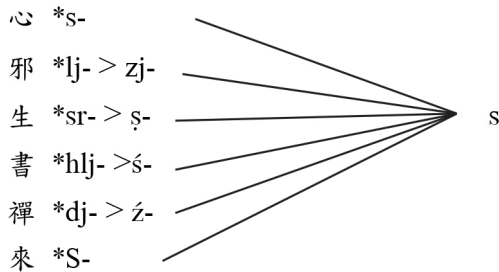
⁷ 下表李如龍（2001）〈建陽方言志〉的語料在入聲部分沒有喉塞音韻尾，但李如龍（1983）早期的材料則有，這裡我們都根據〈建陽方言志〉。

以上是建陽方言來母 S 聲的所有同源詞，在建陽都讀為 s-，與心、邪、生、書、禪母相同，底下各舉兩例說明：

- 心母：三 saŋ1、酸 suŋ1
- 邪母：詞 so2、泗 siu2
- 生母：沙 sue1、山 sueiŋ1
- 書母：手 siu3、孀 siŋ3
- 禪母：十 si8、純 seiŋ2

從古音的架構來看，建陽方言來母 S- 聲字乃是與心、邪、生、書、禪母合流（merge）為一類。

我們可以把以上各類聲母在建陽方言的演變圖示如下：⁸



從歷史演變上來看，建陽方言丟失了早期精、莊、章系的分別，目前所見的聲母 s- 是早先不同來源聲母合併的歸向。附帶一提，屬於這一類演變的方言還有建甌、崇安、政和、松溪、邵武、泰寧等，它們都可以有平行的解釋，本文不個別進行分析。

根據秋谷裕幸（2008），建甌迪口方言的來母 S- 聲字讀為清邊音 ɬ-，從迪口內部音系來看，清邊音 ɬ- 與 ts-、ts^h- 相配，並無另一個 s- 與之對立。其次，比較鄰近的方言，清邊音 ɬ- 則相當於建陽的 s-。再者，透過中古聲母的框架來

⁸ 以下各類聲母的擬音都根據李方桂（1980）的上古音系統而略加修改。修改的地方是將邪母改為 *lj-。龔煌城（2011: 275）認為只要把李方桂的邪母 r- 改擬為與喻四同形 l-，便可以解釋漢語內部及漢藏語的對應關係。另外，我們暫時把來母 S- 聲字的早期形式寫作 *S-。

看，清邊音 **ɬ**- 聲母字包括中古心、邪、生、書、禪諸母。歸結以上的討論，我們認為迪口發生了 *s- > ɬ- 的變化，換言之，迪口清邊音 **ɬ**- 是晚近後起的，這個形式不能用來構擬早期閩語。⁹

3. 閩西北將樂方言的表現

閩語來母 S- 聲字的第二種類型，是將之讀為顎化的清擦音 **ʃ**-，將樂方言是典型代表。底下列出將樂方言中所有的來母 S- 聲字同源詞例：

表 2 將樂方言的來母 S- 聲字同源詞表

同源詞	籬	螺	狸	露	籃	笠
讀音	ʃæ6	ʃuæ7	ʃe7	ʃo5	ʃaŋ7	ʃa5
同源詞	卵	健雞未成	鱗	力	聾	六
讀音	ʃuæ̃3	ʃuæ̃7	ʃẽ7	ʃa6	ʃɲŋ7	ʃu5
同源詞	腸織紋	捺找也	裏	蘆	寢稀疏 ¹⁰	
讀音	ʃo7	ʃau5	ʃe3	ʃy7	ʃoŋ5	

以上諸同源詞例中，我們認為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就來母讀為 S- 這一現象而言，將樂方言毫無例外地都讀為顎化的 **ʃ**-。而且尤其關鍵的地方是，將樂方言本身存在 **ʃ**- : **s**- 的聲母對比。底下舉例說明：

籬 ʃæ7 : 細 sæ5
 狸 ʃe7 : 死 se5
 笠 ʃa5 : 撒 sa3
 籃 ʃaŋ7 : 三 saŋ1
 卵 ʃuæ̃3 : 算 suæ̃5
 鱗 ʃẽ7 : 腥 sẽ6
 聾 ʃɲŋ7 : 送 sɲŋ5

⁹ 莆仙方言的 s- 聲母也發生了類似的語音演變。

¹⁰ 這條同源詞根據李如龍（1983）將樂的材料補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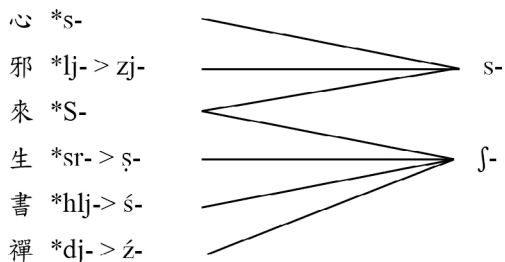
同源詞	鱗	力	寔稀疏	聾	籠	
讀音	ʃi2	ʃia4	sɔm5	saŋ2	saŋ2	

以上永安方言來母 S- 聲字有 s- 與 ʃ- 兩種語音表現，並且呈現為互補分布：顎化的 ʃ- 出現在 [+前] 並且 [+高] 成分 (i、y) 之前，不顎化的 s- 則出現在其他環境。圖示如下：

*S- > ʃ- / _ [+high, +front]

*S- > s- / _ [-high, -front]

再者，進一步觀察永安方言來母 S- 聲字與其他聲母的關係，可以得到以下的結果：



根據上表，我們發現讀為顎化音 ʃ- 的與照系的生、書、禪母混為一類，讀為不顎化音 s- 的則與精系的心、邪母混為一類。

5. *hl- 複聲母的擬測

以上 2、3、4 節我們仔細地觀察了現代閩北、閩中方言的同源詞，並根據它們的語音形式及其與其他聲母的分合關係。以上三節的討論可以把來母 S- 聲字的現象區分為三種類型：建陽型、永安型與將樂型。底下我們將這三個類型的音讀臚列出來，以供進一步討論。又，表中放入閩東、閩南的來母同源詞音讀，屬於參考性質：¹¹

¹¹ 就本文討論的 31 個同源詞例而言，在閩東、閩南幾乎都沒有讀為 s- 的。

表 4 閩語方言來母讀 S- 的類型

	建陽型	永安型	將樂型	閩東、閩南
精系心邪母字	s-	s-	s-	s-
照系生書禪母字	s-	ʃ-	ʃ-	s-
來母 S- 聲字	s-	s- / ʃ-	ʃ-	l-

以來母 S- 聲字而言，最需要解釋的是將樂型，也就是：何以來母 S- 聲字會顎化？

過去提出的解釋方案，不論是主張存古的或主張後起的，顯然都沒有充分注意到將樂方言來母顎化的表現。比方主張來自複輔音 *Cl- 的梅祖麟、羅杰瑞（1971），他們用來比較的方言已經包括了永安，但不曾對永安方言內部兩種語音形式提出說明。至於張光宇（1989）從方言比較的角度提出 [l- > lh/z- > s-] 音變來加以解釋。就本文提出的語料來看，上述演變過程僅立基於建甌方言與建陽方言的 s-，似乎不曾考慮到來母 S- 聲字在閩語中有全部顎化（將樂型）或局部顎化（永安型）的語言事實，也不是恰當的解釋方案。¹²

現在把以上三類方言來母讀 s- 的表現放在一起，我們認為唯一能夠合理解釋全部方言現象的應當還是梅祖麟與羅杰瑞（1971）提出的複聲母說，不過他們的說法還可以進行若干補充。在梅祖麟、羅杰瑞（1971）的文章中，他們已經非常詳細地論證了閩語來母 S- 聲字複聲母的類型，包括：

Bl-：蘆、狸

Ml-：留、劉、郎、兩、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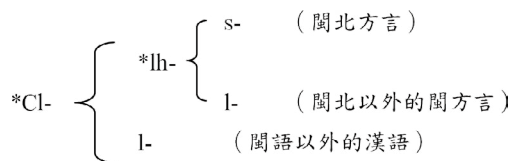
Dl-：六

TSl-：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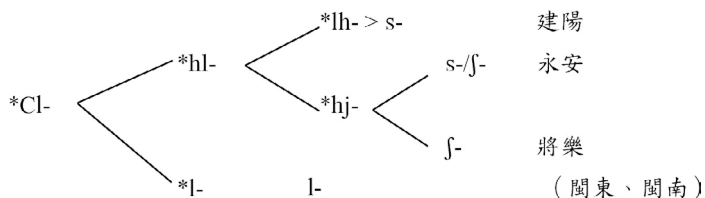
Gl-：露、籃、雷、螺、老、卵、笠、聾

他們所提出的音韻演變過程如下：（Cl- 代表不同的複聲母類型）

¹² 此說的其他困難處則有丁啟陣（2002）與秋谷裕幸（2011）從不同角度加以探討，讀者可以自行參看。



本文認為，*Cl- 演變到現代閩語方言的具體過程可以更細膩地重建如下：（閩語以外的漢語方言底下暫時從略）



以上的演變可以分別解說如下：

第一、早期不同類型的複輔音聲母 Bl-、Ml-、Dl-、TSl-、Gl- 等演變到共同閩北方言時，都先弱化為 *hl-，這是常見的輔音通音化現象。至於共同閩北方言以外的其他早期閩語（共同閩東、共同閩南），由於它們一般沒有來母讀 S- 的現象，且聲調表現又大多為陽調，我們傾向認為其演變是直接脫落複輔音的第一個成分 *C-，而與一般的來母 *l- 合流。

第二、以將樂方言來看，所有來母 S- 聲字都發生顎化，而且同源詞證據包括一等及三等。根據學界目前的共識，我們知道至少在漢語音韻史的中古階段，一等沒有介音，而三等則有介音 *-j-。這個線索指向一個重要的事實，那就是這批同源詞本身帶有一個導致聲母發生顎化的成分，並且這個成分與介音（也就是傳統的等第）無關。我們認為，共同閩北方言的 *hl- 恰好可以圓滿地解釋這個現象：在將樂方言中，*hl- 的第二個成分弱化為半元音性的 -j-，成為 hj-，之後 hj- 進一步顎化為舌葉音 ʃ-，亦即與照系生、書、禪母合流。¹³

¹³ 帶有流音成分的複輔音 *Cl-，其中第二個成分 l- 弱化為半元音的現象 (*Cl- > Cj-)，可以在各種語言中找到證據。比方梅、羅（1971）已經舉了李方桂原始台語的構擬來佐證。例如：魚在原始台語聲母為 *pl-，在現代龍州、剝隘為 pjaa。又，原始羅曼語演變到現代義大利語也有類似的變化。例如：原始羅曼語的 *plenu 變為現代義大利語的 'pje:no。（轉引自龔煌城 2011: 199）

第三、早期閩北方言的 **hl-* 在建陽這類的方言演變為 *s-*，其演變可能如梅祖麟、羅杰瑞（1971）的推測，經過一個 *lh-* 的階段而變讀為不顎化的 *s-*。再者，由於在建陽型的方言中，*s-* 涵括了古代精系心、邪母與照系生、書、禪母各類來源，我們不大容易推測 **hl-* 是否先與照系合流，之後才變入精系；或者 **hl-* 直接變入精系，不經過顎化的階段。

第四、早期閩北方言的 **hl-* 在永安這類閩中方言有條件地分化為兩類。值得進一步追究的問題是：目前所見的條件分化究竟是直接由 **hl-* 階段演變而來？或者是先經過 **hj-* > *ʃ-*，之後才成為 *s-/ʃ-*。我們傾向認為是後者，也就是永安型方言曾經經歷過 **hj-* > *ʃ-* 的階段。

6. 來母 S- 音與上古音的關係

最近，秋谷裕幸（2011）以豐富的閩北及閩中方言材料對閩語來母 S 聲進行原始形式的構擬，結論是：（1）閩北區、閩中區、邵將區“來母 S 聲”的原始形式是 **ʃ*。（2）從 **ʃ* 與閩東、閩南的 **l-* 的對應關係來看，原始閩語的 **ʃ* 應當來自流音 **r-/*r̥-*。其中（1）的分析與本文上述的討論相同。問題在於（2），也就是“來母 S 聲”的擬測。

秋谷認為，原始閩語聲母系統中存在以下的流音聲母對立：

濁	<i>*r-</i> 螺老笠	<i>*l-</i> 來辣
清	<i>*r̥-</i> 露瀨□尋找	<i>*l̥-</i> 利利益□舔

秋谷認為，來母讀為 **r-/*r̥-* 的表現，反映的是比中古更早的來母音值。以上四個聲母的形式及擬測，就閩語內部而言或許沒有問題。然而若進一步探究這些同源詞在中古音及上古音的來源，就會有困難。那就是，古代的來母何以在原始閩語中存在四個形式？是否存在分化的條件？從以上同源詞例來看，扣去兩個本字未明的口語詞，螺、老、來、露、辣、瀨都是一等字，笠、利則是三等字，這幾個詞也包括了中古平上去入四聲。顯然等第、韻母與聲調都不足以說明分化條件。秋谷對這個問題的解釋是，也許 **r-/*l-* 兩套來母來自不同的層次，甚至也不排除 **r* 這一類來自複聲母的可能。由此可知，要在原始閩語內部擬測兩套流音實在不無問題。另一方面，梅祖麟與羅杰瑞（1979）針對閩北方言來母 S 聲字同源詞所提出的複聲母證據相當確鑿可信，我們在此仍以 **Cl-* 為早期的來源。

附帶說明一個上古音演變到共同閩語的相關問題。本文主張將共同閩語中來母 S 聲字擬測為 **hl-*。根據李方桂（1980）的上古音系統，上古音中的 **hl-* 在一、

二、四等演變為中古的透母，在三等（-j-）演變為中古的徹母。何大安從音韻分布著眼，修改李方桂的上古音聲母，以 *hlj- 作為與舌尖塞音諧聲的審母字，以 *hl- 作為與喻四諧聲的透母字。這裡的問題是，上古音的 *hl- 與共同閩語的 *hl- 是否會產生衝突？我們的回答是不會。理由是，從共同閩語聲母系統來看，與喻四諧聲的透母字都讀為 t^h-，不讀為來母 S 聲字：¹⁴

表 5 閩語各方言中與喻四諧聲的透母字

	建陽	永安	將樂	福清	泉州
偷俞聲	həu1	t ^h ø1	t ^h eu1	t ^h eu1	t ^h au1
湯易聲	hɔŋ1	t ^h ɔm1	t ^h ɔŋ1	t ^h oŋ1	t ^h ŋ1
胎以聲	hai1	t ^h ue1	t ^h uæ1	t ^h oi1	t ^h ɔ1
糶曜聲		t ^h iu5		t ^h ieu5	t ^h io5

根據以上同源詞例，透母字在共同閩語是 *t^h-，建陽方言的 h- 是後起的演變。整體而言，我們認為上古音 *hl- 與共同閩語的 *hl-，其間的演變次序是：

R1 *hl- > *t^h-

R2 *Cl- > *hl-

從音韻演變的邏輯次序來看，R1 在時間上必然先於 R2。

7. 結論

本文從比較閩語的觀點重新檢視閩語方言中來母讀 S- 的現象。本文的操作方式是先根據目前披露的豐富語料，從共時表現區分來母讀 S- 的類型，並觀察來母 S- 聲字與其他聲母的關係。然後本文根據嚴格的比較方法，重建來母 S- 聲字的歷史演變過程。本文指出，閩語方言來母 S- 聲字的類型可以分為三類：

1. 全部不顎化的建陽型
2. 全部顎化的將樂型
3. 局部顎化的永安型

¹⁴ 福清根據馮愛珍（1993），泉州根據林連通（1993）。

將樂型及永安型為閩語來母 S- 聲字的早期形式提供關鍵性的證據，我們可以根據這兩型重建出共同閩語早期存在的 *hl- 複輔音聲母。

在結論方面，本文支持來母 S- 聲字源自早期複輔音 *Cl- 的這個學說。在這個基礎上，本文更深入而詳細地建構了來母 S- 聲字在共同閩北方言中的演變歷程。我們推測，共同閩語存在 *hl- 這個複輔音聲母，其中 *h 是不同部位輔音聲母的弱化形式。就來母 S- 聲字的現象而言，最關鍵的比較證據來自將樂與永安。其中將樂型的來母 S- 聲字不管有沒有介音成分，都毫無例外地讀為顎化的 ʃ-，這說明造成顎化的因子早已存在於聲母結構內部。聯繫複聲母 *Cl-，將樂清楚地顯示了 *Cl- > *hl- > hj- > ʃ- 的演變軌跡。

鳴謝

本文初稿曾於“第二十四屆北美漢語語言學會議（NACLL-24，2012/6/8-10，美國，舊金山大學）”上宣讀。感謝與會的姚榮松教授與嚴翼相教授提出寶貴建議。本文是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共同閩語韻母系統的檢證及層次分析】（NSC99-2410-H-001-085-MY2）的部分研究成果，特此致謝。

參考文獻

- 丁啟陣。2002。論閩西北來母 s- 現象的起源。《語言研究》第 48 期，頁 73-78。
- 馮愛珍。1993。《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龔煌城。2011。上古漢語與原始漢藏語帶 r 與帶 l 複聲母的構擬。收錄於龔煌城著：《龔煌城漢藏語比較研究論文集》（《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系列之四十七）。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頁 187-216。
- 何大安。2009。上古音中的 *hlj- 及相關問題。收錄於何大安著：《漢語方言與音韻論文集》。汐止：作者自印，頁 199-206。
- 李方桂。1980。《上古音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 李如龍。1996。閩西北方言來母字讀 s- 的研究。收錄於李如龍著：《方言與音韻論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頁 110-120。原載於《中國語文》第 4 期（1983），頁 264-271。
- 李如龍。2001。建陽市方言志。收錄於李如龍著：《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頁 431-468。
- 李如龍。2001。將樂縣方言志。收錄於李如龍著：《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頁 323-362。
- 林連通主編。1993。《泉州市方言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梅祖麟、羅杰瑞。1998。試論幾個閩北方言中的來母 s- 聲字。收錄於趙秉璇、竺家寧編：《古漢語複聲母論文集》。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頁 59-69。原載於《清華學報》新 9 卷 1、2 期合刊（1971），頁 96-105。

- 平田昌司。1988。漢語閩北方言の來母 S 化現象。收錄於尾崎雄二郎、平田昌司編：《漢語史の諸問題》。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頁 305-328。
- 秋谷裕幸。2008。《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甲種十二之二）。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秋谷裕幸。2011。閩語中“來母 S 聲”的來源。《語言學論叢》第 43 輯，頁 114-128。北京：商務印書館。
- 沈瑞清。2011。也談閩西北方言來母讀擦音現象。發表於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第十九屆年會（IACL-19），南開大學。
- 王福堂。1999。《漢語方言語音的演變與層次》。北京：中華書局。
- 楊劍橋。1998。閩方言來母 s- 聲字補論。收錄於《李新魁教授紀念文集》編輯委員會編：《李新魁教授紀念文集》。北京：中華書局，頁 115-128。
- 張光宇。1990。閩方言古次濁聲母的白讀 h- 與 s-。收錄於張光宇著：《切韻與方言》。台灣：台灣商務印書館，頁 17-31。原載於《中國語文》第 4 期（1989），頁 300-307。
- 周長楫、林寶卿。1992。《永安方言》。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The Reconstruction of *hl- in Proto M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Ruiwen Wu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reconstruction *hl- to account for the unusual correspondence of /l-/ in seaside Min dialects (include Eastern Min and Southern Min) to /s-/ in inland Min dialects (include Northern Min and Central Min), both of which correspond to *l- (來母) in Middle Chinese. From 1970's, the phenomenon is discussed by various scholars and different hypotheses are proposed. According to Central Min dialect, it shows that Central Min dialects have systematic phonetic contrast between ts-/ts^h-/s- and tɕ-/tɕ^h-/ɕ-. The cognates of *lh- conditionally split into two phonemes: one is ɕ- before glides -i- and -i-, and the other s- in Central Min. The conditioned palatalization reveals the phonetic character of the proto form. Through analyzing the materials of the Northern and Central Min dialects by comparative method, it is argued that the essence of the correspondence of l-: s- could not be regarded as the innovation, but the retention. Other, less typologically marked reconstruction, such as *sl- and *ɬ- are rejected, based on a diachronic phonological evidence. In conclusion, the historical origin could be traced back to a consonant cluster *hl-, which is the direct descendant of *Cl-.

Keywords

Min dialects, *LAI MU*, consonant cluster, comparative method, historical linguistics